

洞头沿革概述

戴成崇

茫茫苍海，几度桑田？滔滔波涌，何曾平静？

洞头的历史，似苍海渺茫，如波涛起伏。在这苍海之中，笔者仅叙沿革之一粟。

洞头县于1953年在浙江东南海上的洞头列岛建置，其地周属东越地，秦属闽中郡，汉属回浦、章安，吴属永宁，晋至唐属永嘉，唐武后天授九年，属乐成，五代梁开平二年，改乐成为乐清，遂属乐清，明成化十年，曾一度隶太平属台州，清雍正五年，属玉环，直到洞头建县。

早在三千年前，就有人类在洞头岛上活动，他们使用磨制石器，在海边捕鱼拾贝。洞头岛双朴乡九亩丘出土的大量石器，说明大陆和海岛早有往来。他们使用简单的交通工具如竹排、木排，凭着高强的水上本领来往于大陆和岛际之间。但是，大海的无情，也曾吞没了不知多少在海岛活动的英雄，使海岛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，传说着海岛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满山奇花仙草，遍地珍珠宝贝，奇异的“仙人”，独特的风俗。《山海经》载：“瓠在海中”，“瓠越人”“断发纹身”，断发和纹身正是岛民和海浪搏斗的标志。从商至秦，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们祖先时断时续地在海岛活动。秦统一中国之后，越王勾践的后裔渐向南移，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载：“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（郢）摇者，其后皆越王

勾践之后也”，汉孝惠帝三年（公元前191年）“越功日丰，君摇功多，其民倾附，乃立摇为东海王，都东瓯（温州市郊）世俗号为东瓯”。汉武帝建元三年，（公元前138年）命东瓯人举国迁徙江淮一带，此后，活动在洞头的瓯越人基本离去。其后，时有逃难遭风之人来洞头居住。《三国志·孙权》载：“孙权黄龙二年，遣将军卫温，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”，“亶洲在海中，其民时有至会稽（绍兴）货布，会稽东县人亦有遭风移至其地者”。夷洲、亶洲现在何处，仍无定论。但可以看出海岛和大陆的交往已相当频繁。南朝刘宋时，永嘉郡守颜延之在大门岛建亭望海，名曰望海亭（见《永嘉县志》）。由于时世多变，洞头未能发展，人烟稀少。直至唐中期，天下太平，海运发达，洞头才不断发展起来，今洞头码头、双朴九亩丘、大门、黄岙一带已有人定居。在这些地方曾出土多件唐代瓷器、砖、瓦、屋脊、开元通宝铜钱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天宝三年前，海贼吴令光占为窟穴，据《唐书·元宗记》载：“天宝三载（744年）夏四月，南海太守刘巨鳞来破之，永嘉郡平。僖宗乾符二年，（875年）王郢作乱，护兵迁万人泛江入海，转掠二浙，南及福建。洞头地处浙、闽海域之交，首当其害（见《唐书》）。当诗人张又新来大门寻望海亭古迹时，仍还幽静荒凉，诗人感慨命笔，写下七绝一首：

灵海泓澄匝翠峰，昔贤心赏已成空。

只今亭馆无遗迹，积水苍茫一望中。

其后五代至北宋时期，洞头人口虽有增加，但战乱不断，发展缓慢。后唐天佑末，钱缪使其子传镛攻温州，温州州将卢侗将水军拒之于大门，洞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公元1127年，南宋在临安（杭州）定都之后，建炎元年，加强了海防，在浙东路设十三砦兵，其中洞头有鹿西、大门两处。各岛之间都有烽火联络，自此海氛安定，海域渐平。其时，温州已成为对外贸易主要港口，专设市舶司管理，作为温州港的门户的洞头，因此地位日重，发展渐快，居民纷纷由大陆来岛定居，形成了比较集中的村庄，其中以九斤、北岙、鹿西、黄岙、大门、后寮、三盘等地为主，这些地方现仍留当时建筑遗址多处。人们从事捕鱼、贸易活动，从九斤出土的银饰、银锭可见一斑。同时，还在双朴九亩丘、铁炉头一带开办了炼铁工场。鹿西有一位潘十八娘造了一条石桥。南宋德佑二年（1276年）元兵攻破临安，宰相陈宜中遁归大门岛，避难多时。后元将哈喇岱攻打温州，引兵船至大门，遇宋兵夺船5艘。元代初期，洞头进一步发展，大陆人民不堪元统治者的压迫，纷纷来岛隐居，居民点有所扩大，同时，还建了庙宇，以供祭祀。后寮村曾出土过至元十三年铜钟一件，可惜这钟已在大办钢铁时化为炉渣。元末至正八年，黄岩人方国珍据洞头几岛起义，败元将多尔济巴。后明将朱亮祖进兵洞头，在三盘港大战，国珍侄方明善兵败，方国珍降明（见《明史》）。

明代，由于倭寇犯境，岛民内迁，洞头几成荒岛。据《明史·日本传》载：洪武二年，倭寇寇山东，转掠温、台、明州，旁掠海民；四年，倭复入，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军士隶各卫为军，且禁沿海民私出海。洪武十八年，徙海中岛民而虚其地。但是，宝岛岂能轻易放弃，就在这动乱年头，倪屿岛上的柯家祖先，却从永嘉搬来定居，世代相传（见《柯家谱》）。明末，清兵入关，南明小朝廷挣扎无力，郑成功退

据厦门，分兵驻于瑞安**的北麂和洞头的大巨岛**，今大巨岛尚有郑成功练兵的校场遗址。清**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**清政府为镇压沿海人民反清斗争，颁布海禁“**撤边海30里**”，洞头又一度被弃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郑克爽降清，清朝统一台湾，祖国统一。自此，洞头又逐步发展起来，在这大治之年，闽、浙沿海人民纷纷来岛定居，现洞头居民大多是这时期移民的后裔（见《玉环厅志》）。乾隆二年，（1737年）海禁解除，始派官员至大门等岛整顿移民，丈量土地，编户注册，征收赋税。渔农业 商业逐日繁荣，东沙港、大门港、洞头港成为主要港口，宗教兴盛，北沙妈祖宫、洞头中仑宫、大门、黄岙杨府庙先后兴建。但是，由于交通不便，洞头仍然是清统治的薄弱点，到嘉庆三年（1798年）以后，洞头成为农民起义根据地和海盗出没的场所。其中影响最大、打击清军最力的是福建同安人蔡领导的起义军。他拥战船百艘，其势甚猛，曾一度攻破台湾，在黑水洋战败，破腹自杀（见《辞海》、《玉环厅志》、《平阳县志》）。咸丰年间，太平天国打了半个中国，各地农民纷纷响应，其时，有林振、林川领导的起义军，于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六月十二、十九、廿一日，连日攻打东沙团练，鏖战多时，后因官兵协力围剿而退（据《玉环厅志》）。现东沙乡一带还流传着一首民谣：“不怕咸丰，只怕天公；不怕官府，只怕风雨”。郭良栋，号称金钩大王，占据鹿西岛多时，后因被官府诱入大门被捕。清同治以后，加强了对海岛的统治，在三盘、鹿西、大门、半屏等地，建造炮台，以防流寇，并派温镇中营游击水师，专防三盘口，设轮千把2员，领战船2艘，配水战守兵162名。派左营

游击水师分巡半屏白鹭门（见《永加县志》）。此后一段时间，洞头局势相对稳定，乐清一带农民又到黄岙垦荒造地，商业、渔业也迅速发展，出现了拥有百万家财的豪富，大门柴楼贡生张瑞谷当是其首（见《墓碑》）。每到秋风起，海蜇旺发，商贩云集，帆樯林立。

民国之后，洞头仍属玉环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，玉环县析二十都海中诸岛置三盘区，该区全境系洞头县前身。区所在地在东屏镇（今北岙镇）。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，人民解放军3次进剿盘踞岛上的残敌，终于于1952年1月15日解放了洞头全境。1953年6月10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，置洞头县隶温州市专员公署。其间于1958年5月撤消，划归玉环县。1959年4月玉环县撤消，洞头划归温州市，至1964年，国务院批准洞头复县，1965年3月1日，县人民委员会正式对外办公。

大门岛概述

朱仁阳

大门岛位于温州湾东北部，是洞头列岛中的第一大岛。

大门岛在战国时期，属东越地；秦属闽中郡地；晋属永嘉郡地。据《永嘉县志》记载，大门岛古称“青岙”。南北朝时，永嘉郡守颜延之敬仰谢灵运，承其遗风，考察永嘉沿海岛屿。沿瓯江顺流而下，船出歧头，只见前面一岛，两山如门，青翠欲滴，船靠此岛后，攀岩而上，岛上古木参天，野花遍地，不胜优美。一侍从问此岛名，颜郡守信口回答说，

“此青岙也。”青岙从此得名。颜延之曾在岛上兴建一座“望海亭”，现无遗迹。

南宋迁都杭州后，大门引起兵家重视。建炎年间（1127～1130年），在青岙（即大门岛）驻有军队，是温州十三兵寨之一。在烟墩岗顶建立烽火台，和鹿西岛及乐清歧头山顶遥相呼应，至今遗址尚存。德佑一年（1275年）2月，元兵入侵，宋丞相陈宜中，曾退守大门岛。

清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清政府为加强对沿海岛屿的统治，增设玉环厅，大门与洞头诸岛遂划归玉环厅，属玉环二十都。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，海禁解除，清政府派官员上岛整顿移民，丈量土地，编造清册，收缴税款。《玉环厅志》称大门岛为黄大岙。解放前我国地图亦标称黄大岙岛，民间称黄大岙山。解放后更名为大门岛，沿用至今。

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大门岛与洞头诸岛均属玉环县三盘区所辖，区址设洞头岛北岙街，大门岛称黄岙乡。一度曾划为黄岙、浪潭、荆门三乡。翁志玉、林丹、包章林、陈大方、胡公敏、南光辉等人先后担任乡长。

解放前，大门岛劳动人民祖祖辈辈荷锄种地，张网捕鱼，难得温饱。但也得天独厚，大门岛近海盛产海蜇，殷商富户，向捕捞户订购海蜇或代为经纪，筑窑腌制，畅销福州、厦门、上海、宁波、龙泉等地。北盐场（我省盐务机构）特在大门豆岩村设盐厂，在浪潭潭头村设盐仓，供应渔盐，扶持海蜇产销。客商往来频繁，颇有生机。近二十年来，海蜇竟“不告而别，远走他乡”，濒于绝迹。昔日比比皆是，不屑一顾，如今成为罕见的珍品，倒是一桩奇事！

1930年间，红十三军独立中队曾由中队长应保寿率

领，转移来大门岛坚持斗争。初驻西浪，后驻黄岙大溪村。共有战士一百余人，主要骨干有陈俞平、林柏春等，应保寿家属亦随军生活。该部官兵对地方群众态度和蔼，买卖公平，秋毫无犯，与地方较有名望的上层人物亦相处融洽，深得群众好感。应部在大门岛活动达两年之久，1932年陈俞平被国民党部队捕获杀害，后应保寿亦被国民党部队捕杀，人头在温州高悬示众。至今大门父老记忆犹新，念念不忘。

1937年，上海“八·一三”战事后，日本侵略军觊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，其海军侵入大门岛周围海区，称大门岛为“虎头岛”，一时间，敌舰聚集在大门岛东北和东南洋面，少则常驻二至四艘，多则数十艘，最多一次达一百来艘，并伴有水陆两用飞机，气势嚣张。敌军派遣一支海军野战队在大门岛登陆，占领观音礁，作为据点。敌军在大门时常四出骚扰，任意劫掠杀戮，仅大荆一村，一次即有十余名渔民遭其屠杀。

玉环县城于1949年4月解放，同年6月，大门岛经地下民兵组织的斗争，也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。但在同年9月间，又被国民党残余流窜部队所占据，至同年中秋节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旅2团，从温州出发，向大门岛进军，在当地民兵配合下，解放了大门岛，大门人民从此重见天日。

大门岛解放后，仍属玉环县三盘区，区址在黄岙。1953年洞头县建立，在大门片建立了大门区，区址仍在黄岙，1958年洞头县建制撤销，大门区又划归玉环县。1959年玉环县撤销，大门区全境划归温州市管辖。1964年国务院批准恢复洞头县建制，第二年，撤销大门区建

制，到1979年7月30日，省批准恢复大门区建制，1980年10月正式办公。

大门岛的地下民兵斗争

(1947~1951)

南文斐 林中杰

一

1947年后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胜利推进。革命烽火越烧越旺，大门岛也不例外。

中共党员朱伊平，是黄岙大溪村人，早在中学读书时，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，追求进步。抗日战争胜利前后，他辗转于温州、平湖、杭州等地，在地下党领导下，从事革命活动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追缉。回到温州，在温州日报馆工作，又遭国民党政府的查究，被迫回到家乡大门，以教师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。翁尚武、林中杰、南文斐等青年，都受到他的影响而走向进步。

1947年秋，乐清人郑元昆带家小来大门岛观音礁山头定居。开初，人们以为他是在乐清生活混不下去，才迁来大门谋生。后又传出风声，说元昆是乐清逃出来的“三五”。事实上，元昆同志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，曾是乐清柳市西乡一带地下党和农民暴动的主要成员之一。1947年9月，被乐清国民党政府通缉追捕，经组织同意转移大门岛坚持革命斗争。

郑元昆同志来大门不久，就和朱伊平取得联系，共同商策在大门发展地下民兵组织，迎接全国解放。

那时，大门岛还处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之下，又没有一定的革命力量基础。为了顺利发展组织，开展革命活动，郑元昆等首先做好了两件大事：一是用统战政策这个法宝，争取国民党内部上层分子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的同情和支持，以取得安全立足，二是尽快和玉环县（当时洞头和大门都属玉环县）地下党建立联系，以取得党组织的正确领导。

这样，元昆同志就经常到黄岙去，成为朱伊平家的座上客，和朱伊平的父亲朱树风先生交上了朋友。有了这种关系，很快就结识了朱伊平的哥哥朱仁阳。朱仁阳当时是玉环县三青团主任，玉环县国民党副书记长，县参议会副议长，他那时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，已流露出一不满的情绪，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趋势也有所察觉。

抓住这个苗头，郑元昆同志通过多方面的劝导争取工作，使革命活动得到他的默许。同时又打通了当时黄岙乡乡长胡公敏的关系，胡是比较开明的，对我们的活动，抱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的中立态度。

接着，郑元昆、朱伊平俩同志就以亲友名分进玉环城，住在朱仁阳寓所，秘密地和玉环地下党组织负责同志朱仁禺、陈伊言接上了关系。

这时，大门岛的地下组织，除了翁尚武、林中杰和南文斐等骨干分子外，还发展了王伦、林中孚、陈洪来、陈时祥、陈时钱、王阿安、林长俊……等民兵成员。郑元昆同志的儿子郑巨洲，年纪虽小，也冒着生命危险，做了传递秘密信件、转移短枪等工作。大家革命热情很高，一致表示，要

以不怕牺牲，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决心，争取时机，摧毁大门岛上的反动政府及其武装力量，迎接解放。

二

1949年初，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，大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斗争意志。但是当时温州、玉环及洞头诸岛都尚未解放，大门岛上还存在国民党的乡政府，乡长是南光辉，并有一支自卫队，我们的地下民兵手无寸铁，徒手空拳，怎能摧毁岛上的反动政权和反动武装？在玉环县城解放的前夕（1949年4月初），郑元昆、朱伊平俩到玉环楚门向党组织汇报请示，得到黄乐平和盛世樵两位领导同志的支持，研究决定了解决大门反动武装，推翻反动政权的问题。

元昆、伊平从楚门回玉环城时，带来了一封盛世樵给朱仁阳的信，盛以玉环港南区人民政府区长的身份，晓朱仁阳以大义，要他出面，协助民兵收缴大门岛国民党乡政府及自卫队的武装。朱仁阳接受任务后回到大门，协助元昆、伊平，一面对乡自卫队里的主要成员张振廷、沈升连、张永贵等以亲戚的关系做动员争取工作，一面对南光辉做说服工作。这时，玉环县城、温州市已相继解放，洞头诸岛未解放，但国民党残余部队尚未集结，南光辉也未和国民党残余部队挂上钩，慑于形势，南光辉不得不交出武器，我们则决定对南光辉不加逮捕和查究。就这样，顺利地解决了大门岛上的反动武装。在这个行动影响下，开明商人王林善等也主动地把商船上原来用作自卫的武器，送交给我们民兵组织。对这批收缴的枪支，除一部分留为大门民兵组织使用外，并将1

支木壳枪、1支冲锋枪等部份枪支，由郑元昆、朱伊平、朱仁阳运送玉环县城，在刘人福同志陪同下，送交港南区人民政府。

至此，大门岛的地下民兵由秘密转为公开，担负起维护地方秩序，保护渔船出海，解决群众缺粮等项任务。同时第一次张贴出：“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！”、“迎接全国大解放！”、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等标语，公开开展革命宣传活动。

三

1949年7月间，国民党三门县县长叶金饶(乐清人)率领一批残兵败卒，占据鹿西岛。温州、乐清等地的反革命分子、地痞流氓亦闻风而来，结成一支有300多人的武装队伍，叶金饶自任为司令。鹿西与大门只有一水之隔，这支反革命队伍对大门民兵恨之入骨，虎视眈眈，图谋吞并，这时，南光辉也和叶金饶挂上了钩，急于要对大门岛的民兵进行反扑。

8月间，叶金饶部对大门民兵发起突然袭击，数百敌兵深夜从观音礁登陆，包围了朱伊平家。朱伊平在朱仁阳的掩护下出走，经大荆村转移温州。民兵组织存放的枪支，部分被敌人搜走。敌人抓不到朱伊平和郑元昆，只抓住翁尚武，严刑拷打，追问朱、郑二人的下落，翁尚武临危不惧，一声不吭，敌人无可奈何。又抓去伊平邻居林通静，押到豆岩村，后经家属请亲戚(曾任邱清泉秘书)等多人出面疏通，加上南光辉拿到了部份枪支，翁尚武和林通静才得以释放。

接着，国民党浙保四团残部，由丁昌周、翁碧如率领，

窜到大门岛，占据寨楼村。南光辉也组织人马，任大队长，公开活动，一时之间，大门岛笼罩着反革命白色恐怖。郑元昆、翁尚武、林中杰、南文斐、王伦和朱仁阳父子都转移到温州，林中杰、南文斐参加了温州市公安人员训练班。朱仁阳在公安局自新室学习。朱伊平则奔赴安徽，经浙赣游击队赞同，由张冕同志（大门人）介绍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某部工作。

同年中秋节，解放军警备旅二团从温州永强出发，向大门岛进军，郑元昆、翁尚武随军行动。原留在观音礁的民兵陈洪来、陈时祥、陈时钱、王阿安等，也在郑元昆同志指导下，组织起来，配合解放军，投入歼灭敌人的战斗行动。这次进军，歼灭了叶金饶部队，活捉叶金饶，解放了大门岛，大门人民重见天日。

四

大门解放后，解放军一个营常驻留守。过了不久，胜利地建立起人民政权——玉环县三盘区人民政府。但是，洞头、元觉、倪屿等海岛都还被残敌占据，各处的国民党残部纷纷结集，并和大陈岛的国民党部队勾通一起，变本加厉，作垂死挣扎，海岛形势还是十分严峻。1950年10月，朱仁阳随公安处工作组回到玉环，指派回大门协助工作，有立功表现。朱父朱树风先生对革命也抱支持态度。

1951年秋，盘踞在倪屿的南光辉，派部下驾小舟潜登仁前涂，抓去南文斐的老母王氏，并当即将其杀害，沉尸于海，同时被抓去的还有南文斐的弟弟南常水（当时为村民兵队长）。不久，黄岙林日淦、翁加标驾舟到倪屿做小本生

意，被南光辉部抓获，以大门民兵组织“探子”为由处死。同年11月，朱树风先生从温州返回大门，船经门正洋面，被南光辉部队截获，说是“大鱼捕到了”。绑回倪屿后，被卡宾枪扫射，惨遭杀害。

1952年春，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剿洞头诸岛的残敌，犹如秋风扫落叶，一举歼灭盘踞诸岛的国民党残部。大门民兵在战斗中，配合行动，英勇顽强，为洞头诸岛的解放立了功，受到人民政府的表彰，这段斗争有待另外撰文详述。

忆北麂岛的一次战斗

卢品植

1954年，国民党军队在一江山失败，退居台湾的国民党集团，在军事上采取了“缩短沿海战线”的战略转变，撤走了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残余部队。那时，上级为了保卫海防的需要，把北麂岛和南麂岛划归洞头县管辖，在军事上由驻岛三一四八部队管理。师部时刻注视着南北麂方向海面敌人的动静，侦察人员密切监视南北麂岛上特务的行动。由于军事上的需要，当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驻岛部队侦察排，由参谋长带领到北麂岛执行任务。

我当时是县水产农林局副局长，为了配合部队开展北麂岛上的革命工作，县委书记王权同志，召我和宣传部副部长罗志东同志一起交代任务，要我们两人跟随部队前往北麂岛去开展群众工作，给我们带去几百元救济款和几千斤买番茄

丝的购粮票，好给北麂人民到洞头来购买粮食。那天下午接受了任务，并将与部队联系等准备工作做好了，晚上10时，我两人跟随侦察排，乘两条渔船，扬帆向北麂方向进发。

那天天气晴朗，但没有月亮，星星闪烁微弱的光，海风袭来，倒有三分凉意。由于风向不顺，风力不大，帆船航行缓慢，老大、水手们摇着橹静悄悄地前进，我和罗蹲在船舱中，闭眼沉思，似睡非睡，心中盘算着怎样开展工作，如何通过发放救济款、购粮票，发现积极分子，由积极分子带头，召开群众大会……。

第二天天刚微亮，战士们抖擞精神，紧握着手中枪，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。当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老大、水手们加倍努力，两船并进，于上午7时到达壳菜岙滩头，大家背着随身武器和子弹箱、炮弹箱，一起上了山。我和罗志东两人经参谋长同意到村中去找群众谈话，说明来意，但群众不敢接近我们，不敢接受救济款和购粮票，主要原因是岛上还有敌人潜伏着，恐怕招祸。走访了好几户人家，都是同一情况。

上午8时许，敌人从南麂方向驶来12艘炮艇和1艘机帆船。来势凶猛，一靠近就向岛上目标进行炮击，虚张声势。我们部队侦察排仅30多人，1门无座力小炮、1挺重机枪、3挺轻机枪，其余的是卡宾枪、冲锋枪、手榴弹等轻武器。指挥员见大敌当前，炮火凶猛，马上按全岛地形情况布置战斗任务，分派各组占领几个重要山头，居高临下，准备给敢于上山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。参谋长命我和罗志东隐蔽在壳菜岙山上的壕沟里，我们只有两把手枪，作战起不了作用，坐在那里老是听见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声，机枪嚓嚓声。

敌人见岛上有炮、有轻、重机枪，摸不着头脑，估计不出岛上有多少人马，一时不敢妄动。直到10时许，敌机帆船向北麂西南大岙码头靠拢，上来百多个敌人，为首者手举木壳枪，口喊冲锋口令，快步向前，其他兵卒一齐跟上。当到达我军最佳射程内的时候，被轻、重机枪猛烈的火力压住了，他们再想发起冲锋，走在前头的连长中弹倒地，敌军赶紧抬尸首下船，阵容一片混乱。敌人后来又组织冲锋，均被我打退。敌人虽有猛烈的炮火掩护，上山的企图始终不能得逞。下午1时许，敌军见伤亡惨重，上山已不可能，就退回到机帆船上去了。我军一方面压住上山敌人，又以炮弹狠击海上炮艇，以抵挡猛烈的炮火，各守岗位，紧张异常，个个显出解放军英雄本色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有3名解放军官兵光荣地牺牲了。

被击退的敌军虽然退回机帆船上，但敌炮尚不停地向山上轰击，大约离我隐蔽的壕沟10米的地方有颗炮弹爆炸，我被吓了一跳。敌人的炮击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，用了不少炮弹，打不到正确目标，大部份都在海水中爆炸了。下午5时，炮火渐渐减弱，但敌艇还在北麂岛南侧海面上游弋。我们也分几处到群众屋里去烧开水、吃干粮。这时，当地群众在胜利的喜悦中接近了我们，他们帮我们揣柴、挑水、烧火，忙个不停，有说有笑，共庆胜利。

晚上9时，敌艇渐渐离去，战斗结束了。

这次战斗，我军以少敌众，以弱胜强，以简单的装备，战胜较先进的炮艇。主要是由于树立了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有勇敢献身精神，有优良的战略战术，有正确的指挥，才立于不败之地。

晚上10时，师部派机帆船迎接大家回洞头驻岛，到时已是夜深人静，鸡犬安宁、万籁俱寂的时刻了。

我与环岛的二、三小事

陈幻真

1932年至1933年我在上海期间与林环岛接触频繁，关于他的活动情况颇知一、二。环岛烈士的事迹曾详载史册，勿容赘述。关于史外之事少为人知，久蕴心头，未敢或释，趁此县首次征集文史之便，容我宣泄提供，籍留史上作为点滴插曲。

环岛又名林栋，北岙顶寮状元巷人。1926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，1929年3月带宣传队10余人去东南亚地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，约近两年后回国。时途经香港停泊港埠，深怕被国民党政府发觉，即吩咐船上服务员将舱房钥匙交由自己保管，以便自由出入，而服务员亦不以为疑。轮船离埠前，环岛悄悄将舱门锁上，待轮抵穗时，环岛即上埠不回，遂辗转于广州。不久，经友人介绍来汕头永安堂，（解放前我国唯一的虎标万金油，即由永安堂两兄弟胡文龙、胡文虎创办）在永安堂老板胡文虎的帮助下荐举在《星洲日报》当编辑，年余转经上海回故乡洞头。1931年4月与陈淑贞（淑静）结婚，并为其父母建坟于顶寮，该坟造型新颖，有于右任为其题词为“仁人之泽”，实首创我县唯一规模之陵园。（该坟于文革期间被毁，今仅留遗迹）

1931年11月，环岛与淑静女士同往上海。193

2年1月，上海泉漳中学恢复，环岛任该校秘书兼上海艺术大学训育主任，以此为掩护，主办《现实周报》，从事革命宣传活动。当时上海市政府认该校有红色之嫌，遂令解散停课，夫妇二人即赁居上海贝勒路天祥里。次年春，泉漳中学复课，环岛介绍我在该校任教，至秋后该校又被封闭。时我离校去苏州住沧浪亭西三圣祠（三圣：即李白、杜甫、高适），祠东紧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，亭的对面系江苏省立图书馆，馆内园林布局，沧浪亭两面临湖，秋后湖中香莲朵朵，殊为幽雅。时我经常出入于图书馆浏览群书，早夕则偕友或逗留亭内，或徘徊假山曲桥之间，偶或去美专欣赏美术创作。其时有美专友好相赠临仿法国两裸体少女临溪嬉戏名画两帧，可惜于文革期间被搜毁，深为惋惜。其间环岛在沪办《现实周报》，按月寄往安南（即越南），我在苏州期间亦偶有稿寄《现实周报》。

我与环岛相处往来，始终不明其所作所为，而彼亦从不轻为暴露身份。我虽疑他加入红色共产主义之组织，但终不敢面询。环岛之子天明在沪出生，次年夫妇携眷返里，亲友问其取子名为天明何意，岛云天将明矣，故以名之。不久，环岛复只身来沪，时我亦离苏州来上海。在相处的日子里，有一天，环岛征询我可否同往安南，我笑答太远矣！翌日环岛遂书“难深志奋、磨励以需”八字横额相赠，作为临别留念，署名云涛即环岛谐音，意为云海怒涛也，我珍藏至文革时间，后被搜毁。

环岛自沪离我去安南后，音书遂告中断，后噩耗传来闻其逝世于安南，不禁潸然。今忠魂安葬于本县烈士陵园。淑静女士今还健在，任县政协委员，县老协名誉会长。其子天